

你在深渊，给我阳光

天下溪/作品

The Last Kill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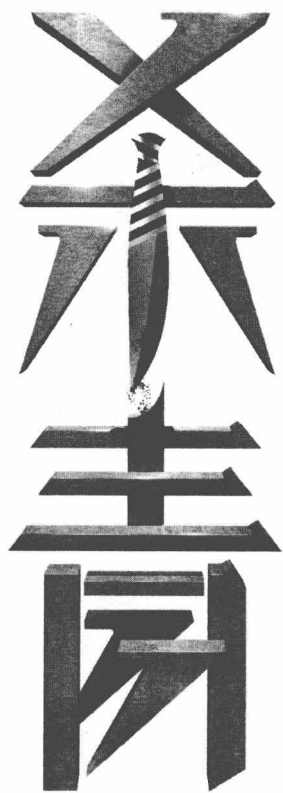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我会下地狱，但也是在死了之后
反正也没有更邪恶的地方任我沦陷了
只是即使如此，某一瞬间，我也会有所希望——
这黑暗而无望的一生，可以终结在一个光明的人手中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The Last Killer

天下溪／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杀青 / 天下溪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5.12

ISBN 978-7-5113-5898-1

I. ①杀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307182号

杀青

著 者: 天下溪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青 格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17.5 字数: 273 千字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898-1

定 价: 32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。

他以欲望为陷阱，以鲜血为诱饵，以外貌为伪装，猎杀在黑暗中捕食的狼。

作为一个把连环杀人犯当作下手目标的连环杀人犯，FBI（美国联邦调查局）对他不知是该爱还是该恨：

“至少有一点我们谁也办不到：他干警察该干的活，却没领政府半分薪水，而且从不失手——我们能不能雇用他？”

“得了吧，他这么干是出于兴趣，而非正义。他与其他变态没什么两样：杀人，并乐在其中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将他逮捕归案！”

他毫不在乎人们的争论、媒体的评价。他以牙还牙、我行我素、任意妄为。

他为自己取了个代号：

杀青。

目 录

X C o n t e n t s

楔子

夜魔 | 001

Part 1

蔷薇刑 | 033

Part 2

宛若深蓝 | 083

Part 3

天使的房间 | 147

Part 4

月神双岛·上 | 207



楔子



夜魔

Ep1 都是夜行人

洛意瞥了一眼车载收音机的蓝光屏幕，现在是午夜0点45分。

州际公路在远光灯的照射下，沉寂而无尽地向前延伸，两旁是黑黝黝的荒野，偶尔飘过一两团树丛的影子。如果不是路面的白线从眼角向后飞掠，他几乎有种车子正静止不动的错觉。

太安静了，安静得令人不太舒服。他伸手转了一下收音机的按钮——没有任何声响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坏掉的。

就在他打算自力更生哼首歌的时候，挡风玻璃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人影。

猛踩下的刹车片尖锐地嘶叫起来，洛意的身体在驾驶座上用力弹跳了一下。方向盘打得太急，离心力让他感觉像要天翻地覆，但好在车子最终还是停稳了。

那个差点酿成一场灾难的家伙在车灯中看得分明，是个人高马大的黑兄弟，穿着带兜帽的长袖T恤，上面印着乱七八糟的图案，乍一看像抽象派油画，仔细瞧才发现是一群缺胳膊少腿的骷髅。但洛意觉得跟他下身那条金属链饰搭配得惨不忍睹的牛仔裤比，T恤还算是比较正常的。

那人两三步蹦过来，弯腰把脸贴在车窗外，屈起指节敲了敲。

洛意谨慎地把玻璃摇下一只手掌的宽度，惊魂未定地指责道：“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？如果想自杀的话，麻烦换一辆撞，我的车大修过三次，再来一次就要直接进废车场了！”

那人在兜帽的阴影下咧出一口明晃晃的牙：“我要不站在路中央，你的大众准呼啦一下过去，就跟前面几辆车一样。”

那是因为你站在没有灯光的夜路旁，就像一颗掉进可乐瓶的黑巧克力豆。洛意在肚子里吐槽，但良好的修养还是令他和颜悦色地问了句：“需要帮助吗？”

“当然，全世界还有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吗——我被一伙喝得烂醉的浑蛋踹下车，他们酒精中毒的大脑认为这只是个玩笑，见鬼，他们把我的车开走了！明天我大概得去某个池塘或是两棵树中间找它！我上一辆车就是这么报废的！这群婊子养的……”

洛意皱了皱眉，希望车窗能添加个粗口屏蔽功能。显然，跟他的浑蛋朋友们比，这个骂骂咧咧地问候别人女性亲属的家伙也高尚不到哪里去。

他很想踩下油门一走了之，不幸的是这个意图尚未实施就被察觉了。

“嘿，伙计，别这样！这鬼地方一个小时才过去两辆车，我可不想在荒郊野外走上一整晚……搭我一段路怎么样？只要看到加油站或是汽车旅馆什么的我就下车。”那人恳求道。

洛意透过车窗，看见他魁梧的个头与棉质T恤下隆起的肌肉线条，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打开了车锁。

“感谢撒旦！”那人拉开车门，一跃而上，蹿到副驾驶座上，右手伸过来，“奎恩。”

洛意伸手，跟他满手骷髅、毒蛇形状的戒指轻碰了一下：“李。”

“中国人？韩国人？”奎恩侧过头打量他：二十三岁，或者上下浮动一点，五官端正，黑发剪得很利落，穿着中规中矩的休闲装，看上去干净柔软得像个刚出校门的学生。

“华裔。”洛意点头浅笑了一下，带着一丝东方民族特有的温和与含蓄。

“爸爸妈妈的乖宝贝，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！”奎恩嘲讽地龇了龇牙。

车子重新发动，时速渐渐提升到80英里，超过了州际公路的最高限速。

他巴不得快点飙到一处有人烟的地方，然后把我赶下去，奎恩玩味而得意地想，他紧张了，因为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……嘿，他怕我！

心底涌起一股阴沉的兴奋，奎恩在短暂的沉默后开口：“一个人开夜车，很无聊吧？”

“没办法，工作第一嘛。”洛意回答。

“像你这么想的人可不多，最近这条路上的车辆是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出了那码子事——”奎恩做了个割喉的夸张动作，朝他吐出舌头，“喂！你知道那事儿吗？”

洛意咬了一下嘴唇，看起来有点不安：“媒体上有报道，”他像怕惊动什么似的小声说，“他们管他叫‘夜路杀手’。”

“‘夜路杀手’，这外号太锉了，我和朋友们都叫他‘夜魔’。那可是个酷毙了的家伙！伪装成需要帮助的行人，在深夜的公路边拦车，然后第二天，人们就会发现一个好心的倒霉蛋被倒吊在公路旁边的树上，手腕被割出两道口子，肚子被开了膛……”奎恩的声音越发低沉，身体倾斜过来，似乎想要更好地观察旁边年轻男人的反应——他直视着前方的道路，脸上没有明显的表情波动，但吞了口唾沫，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，这是紧张、焦虑或恐惧的表现。

奎恩满意地笑了，继续这个感兴趣的话题：“已经有四个人被献祭了，而警察连他的一根头发都没摸到——他是个神出鬼没的天才！”

“献祭……什么意思？”洛意有些勉强地问，同时用眼角瞟了一下身边的黑大个儿：他的T恤下都是一块块隆起的肌肉，胳膊几乎比自己的粗两倍，脖子上有条文身，一大半隐入衣领，露出的部分看上去像是某种邪恶生物。

奎恩看得出来，他的临时旅伴并不怎么喜欢这个话题，但还是搭了腔，或许是一贯的礼貌使然，又或许是为氛围与心理压力所迫。

后者使他更加兴致盎然地解释起来：“他把人的脚踝捆住，倒吊在树枝上，然后放血、掏下水，就像处理羔羊一样，最后在尸体正下方的地面画倒五芒星，中间写上受害者的名字——这是黑弥撒中一个向恶魔献祭的仪式。”

洛意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开车上，却又忍不住反驳：“报纸上可没写得这么详细，这听起来像本拙劣的宗教小说里的内容。”

奎恩笑了起来：“哦，报纸当然没登细节，他们又不是当事人。”

洛意猛地踩下刹车，轮胎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垂死般的呻吟。奎恩没有系安全带，他的脑袋撞到了前方车顶，嗷地叫了一声：“见鬼！你干什么？！”

“前面有辆车出了故障，”洛意转头说，“你没看见那对招手的男女吗？”

抛锚在路边的是一辆黑色的新款沃尔沃，驾驶者是个30多岁的金发男人，穿着

一身看上去价值不菲的深灰色西装，手里拎个公文包，像商业大厦高层里那些优雅自信、风度翩翩的白领精英。

“我叫奥尔登。”他朝下车的洛意感激地伸出手，接着介绍身边的年轻女孩，“这是杰西卡，我们在三个小时前认识的。她本来想搭我的车去拉马尔镇，结果被一同耽搁在这里了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，”洛意比画了一下他的车，“能修好吗？”

奥尔登摇头：“我怀疑油泵出了问题，一路上它总显示有足够的油量，害得我错过了两个加油站。”

“离下个加油站还有……呃……半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或许我可以试着把它拖过去。”

奥尔登显然并不愿把新买的车丢在路边等天亮再来处理，他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并且非常绅士地询问女伴的意见。

杰西卡嚼着口香糖耸了耸肩：“我无所谓，反正搭谁的车都一样。”她是个长相俏丽的女孩，披着一头诱人的棕色鬈发，皮肤有些干燥，眼圈下泛着粉底遮掩不住的青黑色阴影，仿佛处于睡眠不足的疲惫中。

洛意从后备箱里找了条钢丝拖车绳，把两辆车扣好，重新上路。

后座上多了两个人，原先那种孤零零的感觉淡去了，至少奎恩不再继续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题，洛意慢悠悠地开着车，心情也好转了不少。

一路上四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无关紧要的东西，女孩在后座上不停地揉眼睛打哈欠，歪歪扭扭地靠在旁边的男士身上。

洛意注意到奥尔登往车门方向挪了挪。他似乎有点排斥与那女孩的身体接触，尽管她的胸部丰满圆润得像一对水蜜桃。

半睡半醒的女孩似乎对他的避让不满意，又挨过去一点儿，几乎趴到了他的大腿上。

洛意看到了奥尔登的表情——尴尬、无奈，以及一丝隐隐的生理性厌恶。

他忍不住想笑，却在后视镜里蓦然撞上了对方的视线，那双湛蓝色的眼睛漂亮得像没有阴霾的晴空。

洛意迅速移开目光，不论是出于良好的修养还是内敛的性格，他都不想去探究

别人的个人隐私。

40分钟后，他们到达了一个很小的加油站。

穿工作服的小伙子从睡梦中被叫醒，脸色不太好看地过来一边帮他们把油箱灌满，一边嘀咕着：“你们打算开通宵吗？”

“当然不，我累得要死，倒下就能睡着。”洛意揉着酸痛的肩膀，“这儿有汽车旅馆吗？我想歇几个小时。”

小伙子收了钱，无精打采地一指前方不远处：“就在路对面，有家彩虹旅馆。”说着甩下他们回房间去了。

洛意转身问：“你们呢？”

“我不走夜路。”奎恩抢先说。

奥尔登犹豫了一下，回头看了看自己加满油的车，杰西卡已经挪到沃尔沃的后车座上，顺理成章地呼呼大睡起来。他轻叹口气：“算了，我也去，天亮再出发。总要把这姑娘安顿一下。”

于是彩虹旅馆的大厅柜台前多了四个夜半来客，老板娘穿着睡衣出来办理登记手续，嘴里咕哝：“一伙儿的？两个房间够了吧，都是双床位的。”

“不，要四间。”洛意说，“我们……呃……不太熟，是刚遇上的。”

“就剩两间了，其他的还没翻修完！”老板娘停下笔，睡意未消地瞪他。“这个女孩，”她用笔尖点了一下晃晃悠悠的杰西卡，狐疑地问，“该不会是被你们诱拐的吧？”

“哦，不，当然不是！她只是犯困。”奥尔登忙不迭地扒开杰西卡挂在他身上的手臂，试图把她摇醒。

“我觉得她像嗑了药。”老板娘冷淡地说。

杰西卡甩了几下卷曲的长发，似乎有点清醒过来，烦躁地尖声道：“我没嗑药！我只是喝了点酒……一点点而已！哪条法律规定21岁以上的成年人不许喝酒？”她用涂了漆黑指甲油的纤细手掌在柜台上拍了一下，忽然咯咯地笑起来，“你这有酒卖吗……”她向前探出身子，刻意眨了眨颜色浓重的睫毛，“那种加了料的？”

奥尔登按着眉心低低地呻吟了一声，伸手把脚步虚浮的姑娘拽回来：“两间就两间吧，她一间，我们三个挤一挤。”

杰西卡挽住他的胳膊，几乎把整个人挂在他身上，迷迷糊糊地唱：“我俩一间，他俩一间，哦哦，成双成对，双宿双栖……”

洛意刚从旁边的自动贩售机里买了罐果汁，噗地一口喷在地板上，用力咳起来。

奥尔登异常尴尬地一把抓起柜台上的钥匙，拉扯着边笑边唱的女孩直奔房间：“好了，安静点，杰西卡，乖女孩。嘘，安静……闭嘴吧……我说闭嘴！”

奎恩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做出个非常遗憾的表情：“我想跟她一间，她一定辣得要命，长得又正点……”

洛意装作没听见，拿了钥匙去开房门。

房间很小，勉强塞进两张单人床、衣柜、小圆桌与一张沙发椅，墙上贴着色泽暗淡的壁纸，但好在被褥还算整洁干净。

奎恩跟在后面进了门，庞大的身躯令原本就窄小的空间越发紧迫，有种透不过气的压抑感。

洛意坐在靠外的那张床上，生理上已经疲倦得不行，恨不得把每根筋骨都拆开摊平在床上，不省人事地睡上几个小时，但房间里的另一个存在却叫他的神经怎么也放松不下来。

奎恩似乎热衷于给别人带来不舒服感，对方越显得焦虑，他的心情就越愉快。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一边哼着诡异刺耳的曲调，一边把自己脱得只剩条内裤，露出一身黝黑隆起的强健肌肉。

天，这家伙从头到脚都是文身，简直就像被涂鸦俱乐部糟蹋过的铁塔。他是混黑道的吗？洛意郁闷地想，或许我该回车里去睡。

就在他准备起身的时候，门被轻敲了几声。他走过去拧开把手，看见奥尔登站在门外，朝他从容地笑了笑：“可以进来吗？”

奎恩一脸的不可思议：“你把那妞丢在房间里？你个傻×、怪胎……靠，你是‘玻璃’吗？”他砰的一声砸进床褥里，气呼呼地扯过被单，“我真想宰了你！”

“别理他，他只是嫉妒。”洛意歪了下脑袋示意门口的男人进来，“床太小，你在沙发椅上凑合一下吧。”

Ep2 倒吊狼

不知是不是疲倦过了头，洛意在单人床上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睡。

另一张床上，奎恩的呼噜打得像十台发动机在同时工作，洛意用力地翻了个身，痛苦地把头缩进被子里。

“……你也睡不着吗？”

他听见沙发椅上的奥尔登小声问，把被子拉下来一点，回答：“这黑哥们儿太吵了，你也是？”

对方无奈地抱怨：“除了太吵，沙发椅又窄又硬，我还没睡过这么糟糕的床……”

“哦，白领精英人士，下次外出记得自备带按摩功能的水床。”洛意带着点调侃说。

奥尔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艰难地转了个身，不慎把奎恩先前搭在沙发背上的长裤给撩了下来，金属链饰噤里啷唧作响。他懒得动，但想到大块头明早醒来，看见自己的裤子拖在污渍遍布的地板上的表情，不情愿地叹口气，起来去捡。

一个方方正正、硬邦邦的东西，从奎恩的外裤口袋里掉出来，啪的一声落在地板上。

“什么掉了？”洛意问。

奥尔登在黑暗中摸了摸：“是个笔记本。我不是人身攻击——你觉得这家伙看起来像个会拼写双音节以上单词的人吗？他在口袋里揣个笔记本干吗？”

洛意沉默了几秒钟，忽然冒出个不相干的问题：“你说，这家伙真睡着了吗，打呼噜不是伪装？”

奥尔登愣了一下，笑起来：“伪装？这想法可真古怪。”

洛意睁大眼睛，朝邻床的方向望了一眼，昏暗中什么都看不清楚。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凑近奥尔登耳边，压低声音严肃地说：“我怀疑他是个危险分子，比如说……那个‘夜路杀手’。”

奥尔登的身体轻颤了一下，失声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，但是……他独自游荡在夜路上，说是被喝醉

的朋友踹下车，可身上一点酒味儿也没有；他一直跟我说凶杀案的细节，而那些从未被媒体披露过；他非常关注别人对这事反应，得意于他们不安与恐惧，就好像在炫耀战绩似的……你觉得，这意味着什么？”

奥尔登下意识地望了一眼邻近床位，那里勾勒出一团晦暗起伏的轮廓，混合着粗重的鼻息声，在寂静的房间中仿佛被无限放大——如果洛意的猜测是对的，那他们这是在干吗，与狼共舞？跟杀人魔同室？哦，见鬼！

“这些都不能成为证据，或许他只是个‘杀手狂热粉丝’，或是喜欢臆想的精神病……”奥尔登不太确定这句话是在安慰洛意还是自己。

“那我们就来找证据。”洛意从小圆桌上摸了只打火机。他不敢开灯，就在那一点微弱火焰的照明下，翻查起奎恩的随身物品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于是他把打火机塞到奥尔登手里，开始一页页翻看那本笔记本。

笔记本是硬皮的，比巴掌大不了多少，里面用钢笔和碳素铅笔涂满了潦草的字迹以及乱七八糟的线条，还有不少涂改过的痕迹。它的主人一定非常看重它，经常翻翻写写，以至于纸页的边缘都有点卷角。

“……她一边跌跌撞撞地跑，一边哭着喊救命，不断回头看。她害怕极了，像只被狼追赶的小羊羔，等着被绑上双脚拖回去。她尖叫的声音让人热血沸腾……”奥尔登把头凑过来，皱着眉念道，“如果是小说的话，文笔真差。这是什么？”他指着文字下面一块歪歪斜斜的几何图案。

洛意仔细辨认了一下：“是个倒置的五芒星？”他的指尖沿着纸页中间一颗颗水珠形状的墨点往上移动，直到纸页的最上端——因为先关注到文字，上角黑乎乎的涂鸦被他们忽视了——几根转折生硬的线条，大概是表示树枝，吊着一团长长的阴影……是尸体！那些墨点代表从它身上滴下来的鲜血！

洛意手一抖，几乎把这个血腥邪恶的展板甩出去！

奥尔登丢下打火机，一把握住洛意的手腕：“冷静点……别出声，我们悄悄出去。”

洛意深深吸了口气：“要报警吗？”

“为了一本破笔记本？我们会被警察嘲笑的，这可不是什么有力证据，虽然确实邪门。听我说，先离开这里，你拿好东西把车开到旅馆门口，我去叫醒杰西卡，

我们现在就走。”

“好吧，”洛意说，“我听你的。”

奥尔登离开前把车钥匙塞到他手里：“动作快一点，小帅哥。”

他略显轻佻的口吻，让洛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其实在半路上他就注意到了，杰西卡对奥尔登颇有意思，可惜后者估计是取向有点问题，对她的热情很是排斥。这会儿要不是事态紧急，他也不想跟他一起行动。

倒腾了两次，洛意把沃尔沃和大众从旅馆后面的小停车场弄到路边，看见奥尔登独自一人从门口快步走出。

“杰西卡呢？”

“我一直敲门都没有动静，后来我绕到窗户外面看，窗帘开着，她根本就不在房间里。我想她大概……去找地方喝几杯了。”奥尔登耸耸肩，一丝被掩饰的表情从他脸上闪过，洛意眼尖地解读出其中隐藏的细微情绪：一种无法认同的厌恶感。

“你没有义务对一个瘾君子负责。”洛意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胳膊，“既然这样就别管她了，我们走。”

“这算什么，私奔吗？”奥尔登抓住他的手腕，眼神热烈得犹如暗夜中乍然亮起的烟火。

洛意不动声色地缩回手，忍着汗毛尽竖的感觉，勉强回答：“我觉得只能算逃难。”

两辆黑色的车子在空无一人的夜路上竞速似的飞驰，时速至少飙到了100英里，如同追逐着某种被点燃的激情，两旁荒原上的树林、河流、果园，以及一两个擦肩而过的小镇，都被它们毫不留恋地抛到了身后。

沃尔沃忽然减速，同时车身震颤起来，轮胎在路面刮出刺耳的声响。它的主人好不容易刹住车，从摇下的车窗里探出头，在呼掠的夜风中大声喊：“我的车坏了！”

洛意从后视镜里看到，减速掉头开过去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车坏了，发动不了了。见鬼，我去年刚买的！”奥尔登连连拧动钥匙，最后无奈地宣告放弃，“估计我得等天亮给4S店打电话了。”

洛意回头望了望来路，有点忐忑地说：“可我们才开了不到半小时，我总觉得不太安全。”

奥尔登显然也这么认为，立刻说道：“要不你载我一程，先离那家杀人魔旅馆尽量远些再说。”

洛意同意了。奥尔登把自己的车子丢在路边，钻到对方的副驾驶座。

“我以为乘客都习惯坐后面。”洛意瞥了他一眼。

“我个人比较喜欢坐在驾驶员旁边。”奥尔登说。

两人一同陷入沉默。

大众车重新发动，随着车速表上的指针逐渐攀升，狭窄空间里的气氛也越发诡异起来。奥尔登斜着眼审视洛意，一种被欲望催促的急迫在面上涌动如潮。他充满侵略性的眼神，让人没法视而不见，洛意坐立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。

就在这时，奥尔登忽然伸手，猛推了一把方向盘。轮胎瞬间偏离车道，从路边平缓的草坡斜插下去。车子在及膝高的茅草中碾出两条茎叶倒伏的白道，一直延伸到荒野深处，才伴随刹车声停住。

“你疯了！害我差点出车祸！”洛意恼火地叫道，“要是连这辆车也坏了，我们怎么离开这个偏僻的鬼地方！”

对方耸耸肩，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。

洛意吓得跳起来，脑袋撞到了车厢顶上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你、你、你想干什么？把手拿开！我、我警告你，再动手动脚我就揍你了！”

或许是因为过于秀气的长相与温和的气质，他的反应在奥尔登眼里，完全是一种欲拒还迎的情趣。

“第一，你打不过我；第二，就是要这么偏僻，才不会有人来打扰。”奥尔登满意地笑了笑，一只手扼住对方的脖颈，把脸凑过去。

从心底深处翻涌而上的浓烈欲望，驱使着奥尔登的另一只手悄悄移动，如隐匿在草丛中的一条毒蛇，吞吐的红芯子是针尖上的一点幽光，朝对方羔羊般毫无防备的后颈上咬去！

在针尖砭肤的前一刻，一只白皙而极其有力的手骤然攥住他的手腕，像卡住毒蛇的七寸，猛地一拧。电光石火之间，针头被反手刺进了始作俑者的身体！

震惊的神色凝固在奥尔登脸上。他瞪大双眼，嘴唇徒然张合着，发不出半点声音，只感觉一股难以形容的酸麻感，从指尖下的皮肤向四肢百骸扩散开来，飞快延伸至心脏。相反，另一股寒彻骨髓的恐惧感则从心脏冲出，与之互相撞击后，炸成了铺天盖地的剧烈疼痛！

他瞪视着那张近在咫尺的面孔——那么年轻、清秀的面孔，天真得像个刚出校门的学生，而那双眼睛——他从未见过如此漆黑冷漠的眼睛，仿佛星光湮灭的宇宙，寂然地照不进丝毫光线。那片冰冷的黑暗沉沉压下来，庞大而令人窒息，他下意识地想伸手护住头脸，却骇然发现，大脑早已丧失了对躯体的指挥权。

他很清楚，这是石房蛤毒素的功效。从以膝沟藻为食的阿拉斯加石房蛤体内提取出的毒素，是他从未失手的倚仗，如今却反过来吞噬了自身。

更令他恐惧的是，为了享受猎物垂死时的痛苦挣扎，他特地稀释了这种毒素，让它只起到麻痹肌肉的效果，而避免阻断神经传导。也就是说，与曾经落入他手中的猎物一样，他也将清晰地享受到那一段逐渐死亡的旅程：痛楚、惊恐、绝望、崩溃……

他僵硬的身躯歪倒在另一个人的身上。那个有着死神般漆黑眼睛的青年，悠闲地推开驾驶座的门，把他拖下车子。青年蹲在地上，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根爬满青苔的枯木，语调中透着愉快的嘲讽：“你说得对，就是要这么偏僻，才不会有人来打扰。我们可以度过最后的温馨时光，不是吗？我的连环杀人犯先生。或许，我该叫你警方档案中的代号——夜路杀手？”

奥尔登即将停摆的大脑中闪过一个突如其来的猜测，随即化成疯狂而尖锐的断定——他终于知道今夜致命艳遇的对象是谁！曾好几次在报纸上看到过对方的报道，他只是幸灾乐祸地嘲笑那些栽在对方手中的同类——人们总是认为，自己拥有的幸运要比别人多。如今，同样的命运降临在他身上，他终于尝到了狂妄轻敌的苦果。

“杀青！”

这个把连环杀人犯当作下手目标的连环杀人犯，目前为止被警方曝光的血案已有七件，而他——“俄勒冈夜魔”，势必成为对方的第八件战利品。

每个连环杀手都有自己的作案方式，那是他们身份的标记。杀青的标记，就是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，用他们杀人的方式来炮制他们自身……

“在我们国家的风俗里，八是个吉利的数字。”洛意微笑地对奥尔登说，“为